

第一章 中法战争前夕的广西和越南关系

发生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中法战争是由法越战争演变而来的。由于在这期间广西和越南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很自然地成为越南抗法斗争的大后方和中法战争的主战场。因此，要了解广西和中法战争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中法战争前夕广西与越南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主要表现在山水相连的地域关系、血缘相通民族关系和唇齿相依的政治关系三方面。

第一节 山水相连的地域关系

在中法战争前夕，中越边界东起广东的钦州，迤西历广西的南宁、太平、镇安 3 府，而至云南的临安、广南、开化等府，俱相毗连。其中尤以广西交界地段为最长，如果包括解放后划属广西的钦州地区，则越桂交界的地段约 2000 里。

在中法战争前，广西与越南交界的隘卡众多，素有“三关百隘”之称。在明人田汉成所撰《行边纪闻》及清人谢启昆、蒙启鹏、金鉷等人的《广西通志》中，都曾论及。迨至同治年间，桂军应邀助剿，败退入越的农民军，清政府指示广西当局绘制广西与越南交界关隘及道路地图呈报。时任太平知府的徐延旭参予其事。事后，他根据亲身勘测所得，并参考图籍记载，撰有《中越交界各隘卡略》、《越南道路略》等文，具体而微地记载了广西各个隘卡与越南边界连接及相通情况。文中指出，当时广西南宁府属的土忠州、迁隆峒巡检司，太平府属的土思州、土思陵州、宁明州、明江厅、凭祥土州、下上冻土州、龙州厅、上龙土巡检司、安平土州、龙英土州，镇安府属的

下雷土州、归顺州、镇安厅 都有隘卡与越南边界接壤。具体情况如下：

南宁府迁隆峒有剥马、柏心二隘。

太平府的土思州有四隘十一卡。它们是淦涕、驮鹰、那曾、权相四隘和汪巷、岜浪、上店、馗卢、四凤、馗夏、那先、九特、板吞、同户、那雷等十一卡。其中板吞卡在州东南二百里 接连越南新安州的那当村界。

思陵土州有十四隘四卡。它们是 隘店、那支、辨强、那当、那河、那窝、那蓬、亭寨、派衣、板兰、板达、板邦、叫荒、峒夏压等十四隘和弄丁、恭敬、板痕、康欢四卡。其中 板邦隘距越南的板桔村仅一里 隘店隘距越南的派趾村仅三里。

宁明州有十三隘。它们是那肖、板立、板宙、板兰、板增、板邠、东门、罗隘、扣山、板龙、板得、板漂等十二隘。其中那肖、板立、板宙、板兰、板增、板邠、罗隘等七隘与越南接界。

明江厅有六隘一卡。它们是新村卡及蒙村、闸门、旧村、那校、由隘、馗门等隘。其中由隘、馗门隘与越南交界。

凭祥土州有六隘一关。它们是镇南关及南关、坤隆、岜口、绢村、亢英、平公等隘。其中镇南关为界首关。

上下冻土州有三隘九卡。它们是布局、陇委、岷花三隘和陇鹤、陇魔、允怀、菊呐、荷亮、界板、淦刀、枯城、权里九卡。其中岷花隘和允怀卡均距越南那女村仅二里。

龙州厅有二关一峒十二隘二卡。它们是 水口、平而二关 陇厢、叫岷、那曳、敢门、岷宜、俸村、合石、妙监、斗奥、陇茗、那河、淹布十二隘 叫钦、胡棕二卡及罗回峒。其中 水口、平而二关与越南交界 敢门、陇茗二隘距越南仅一里 斗奥隘距越南仅二里。

上龙土巡检司有十二隘一卡。它们是 陇久、苛村、那苗、给村、鸪村、武德、供村、把也、暖寨、岷角、盎村、达零等隘及岷囊卡。其中给村、鸪村、达零、武德、岷角等隘紧接越南，供村隘距越南啼嚙村

仅二里。

安平土州有十隘二洲一峒。它们是乙村、痛村、探考、下淡、上淡、三村、多烈、底堦、免零、古镫等十隘和烟卻、化隆二洲及那营峒。或与越南紧接，或相邻一、二、三、四里。

镇安府属的下雷州有五隘四卡，它们是：下骨、岷隘、亭嵩、连隘、陇茈等五隘及岷旁、本村、陇里、审村四卡。其中下骨隘距越南村庄仅一里，岷隘距越南村庄仅二里。

湖润寨巡司有一隘三卡。它们是：驮野隘和岷费、驮野、岷平三卡，其中三卡俱与越南接界。

归顺州有八隘九卡二汛二峒。它们是岷怀、频洞、屯隘、上勾、琴顿、四邦、荣劳、峨漕八隘，岷汉、弄音、鼓架、屯军、啼透、笃村、壬庄、打逻、哥巴九卡，龙邦、琴汛二汛，禄峒、汁峒二峒。其中琴汛与越南相接。

小镇安厅有七隘九卡。它们是：平孟、峒隆、剥念、上下盖、剥堪、柏怀子、柏怀七隘，弄蓬、魁来、波利小、坡脚、上龙、栏杆、那波村、者赖村、者欣村九卡。其中剥堪隘距越南仅二里，柏怀子隘距越南仅三里。

综上所述，广西边境，由南宁府迁隆峒至镇安府小镇安厅，与越南相邻的隘卡共计 164 处，袤长 1800 余里。^①

据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奏称：广西南边绵亘二千余里，原设隘所 109 处，分卡 66 处，与越南之谅山、高平、宣光相接。则又比徐延旭所述还多。

疆界相接既多，来往通道自然也就不少。除小道不计外，从广西通往越南的大路有三条。徐延旭在《越南道路略》中，根据魏源的《越南疆域考》所载及自己的亲身踏勘，描述了这三条通越大道情况：一条从太平府凭祥土州入，由南关隘历越南文渊州的坡迭驿，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又经脱朗州北，一日至谅山；一条由太平府思陵土州过辨强隘，一日至越南禄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到谅山；一条由龙州入，一日至平而隘，又一日至越南七渊州。

至于钦州地区与越南的交界情况，光绪十一二年间，两广总督张之洞因为中法划界的需要，奉旨派员查阅“史馆官书、部案、公牘、刊本、省、府、县志、知州、学官册档印契、越南国王印文、峒长世传有印分单”等档案资料，并密勘沿边形势后，多次奏报清政府，其中尤以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七日的《辨认钦州老界绘图列证请旨飭办折》最为详尽，大意谓：

钦州接壤越南处，有三都八峒地方，曰如昔都、时罗都、贴浪都、如昔峒、时罗峒、贴浪峒、思勒峒、河渊峒、罗浮峒、渐凜峒、古森峒，是三都可统八峒，故有称都不称峒者，要皆历向中国纳赋听讼应试之地。其境北起十万大山，南循丈二河两岸直抵大海，西包新安州，皆在八峒之内。

然而，由于越南为中国属藩，中外界限稍为浑涵，未经确认，加以边地荒远，地方官未能抚驭周密，故自宋明以来，思勒、罗浮、河渊、渐凜、古森五峒地方不设关卡，半为安南侵蚀，以致中越地势，华离参错，民夷杂处，有既入越界后行数十里复得华界者，有前后皆华界，中间斗入一线名为越界者，有衙署里社尚存华名，档案可据者，有钱粮赋税输缴本州，列名学册者，有田宅庐墓全属华人并无越民者。其中有十处在中法战争前与越南交界：

分茅岭。在州西南 360 里处，属巾浪都古森峒地。相传山上生茅，南北异同，乃中国与越南分界处。

三不要地。在分茅岭北，接连十万大山，有三村曰白鸡、白鸽、白滩，土名曰北仑，与越南之河口接壤。

十万大山。在州西北，南循丈二河抵新安州，滨临大海，皆为中

国界。

新安江口 在州西南 土人物为先安。其江发源于十万大山 沿丈二河而下于海。

思與水西岸潭下 河桧六虎村一带。均在州西南 思與水之西，新安江口之东。潭下又名大潭 河桧又名下街 六虎村又名驼六村，属贴浪都，今越人私称为万宁州。其地土子多入钦州学籍及保奖捐输、议叙职员 累世庐墓在此。

古森港海口。在州西南 距东兴十余里。明嘉靖二十一年 与越南划定疆界 思勒以潭麟溪为界 河渊以砦溪江为界 渐凇以三岐江、古森河为界。

渐凇峒三岐海口。在州西南，渐凇峒以三岐江为界。

砦街。在州西南 与东兴仅隔一小溪 近年越人始私称海宁府，本为肖梁时之海宁郡。

江平、黄竹。在州西南 距思勒十里 距防城三十余里。江平为钦州安良社地，今犹名安良街。

海面快子笼、青梅头以南至九头山附近诸岛。在州西南 为大洋中越相接之处。^①

对于相邻越南的闪隘，中国方面管理较严。乾隆九年（1744年）两广总督马尔泰奏报管理关隘情况称：“广西省逼近交趾 所设关隘 或据险要 或扼总路 或于商民贸易之所设立。或令官弁兼同土勇防范巡查 即间隙散漫之处 已俱垒石建栅 或由各土司等自设隘目 带土勇巡查 应行捍蔽之所 木石堵塞 已为详慎。到建卡拨守尚未严密之处 应令各该地方官相其险易 及时增培 每年冬月沿边查勘一次 垒石坍塌者修之 建栅朽者补之 濠沟淤积者浚之。对于边民出入较多的隘口 则管理更为严密 如由村一隘 原来题定封禁 后因交趾驱驴地方为货物聚集之所 距由隘不远 径

捷利倍 商贩多愿从由口出入 即明江五十三寨无业贫民 挑担营生 亦借就近为雇傭。由隘一开 诚属便商利民。查宁明州向置会馆 设立客长 以为由隘出入之公所 应令该州慎先老成殷实数人 充当。凡客货出隘 许客长将客人姓名、住址 造册取结 给予印票，令在理士同知于该隘查明印票 给腰牌放行。有腰牌印票者 始许放人 其入关客人姓名 从何处卖货入内 令该同知注册 报宁明州查对。其平而、水口两关俱属河道 除设弁兵防守 还应设立铁练横江拦截 每月逢五、逢十开放 夜则锁截”。^①

这些办法，一直执行到中法战争前夕 如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两广总督刘坤一奏称 内地居民前赴越南贸易 定例从广西省平而、水口两关水路出口 龙州同知相验给与腰牌 其由村隘旱路出口者 明江同知换给……凡由钦州前往越南界内之民 应由钦州确切查明 印给牌票。

至于越南方面 对于与中国相邻关隘的管理则比较松弛。虽然在书面上 越南政府曾强调“封疆之守 各有界限 从前典例已严……该国差官及商旅来往我境者 仍由我官吏盘查 确有路票、信牌方准放行 勿许非人阑入。事关边徼 慎勿如前疏忽取戾。”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在中法战争结束后 因两国划界需要 越南政府要了解中越疆界交接情况 这才发现“从前应有限界的在何处 国史罕见 见闻亦寡。即使悬赏征求 亦‘未有应者’。以致感叹道：“夫封域出川亦为博物之学 重洋万里 人思访求 矧在吾邦域虽仍存而不议论 而不辨想 非徒为人所深浅也。”^②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越南政府于同庆元年（1886 年）九月任命“为人沉潜 学亦稍博”的光禄寺卿、领吏部侍郎黄有秤组织人力 调查边境关隘情况，

① 《清高宗实录》卷 226。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78 页。

[越南 张登桂等《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卷 5 第 5~6 页、第 9 页。

撰修本国疆界汇编一书。^①十一月，黄有秤拟上是书凡例十二条。又过了一年半后，黄有秤于同庆三年（1888年）四月奏报疆界汇编书成，凡七卷，并图一幅，为此，黄有秤得实授吏部侍郎衔，署左参知，寻准充国史馆纂修。^②

既然在中法战争前越南政府连中越边界的情况都不甚了了，则严格管理就无从谈起。早在乾隆年间，清政府官吏就曾有奏指出：“安南列在藩服，不敢没险自固。”这种情况延至中法战争前夕，仍无多大改变。光绪年间，越南国王函致清政府称：“从前中外一家，人民往来居行相习，何曾防禁？”嗣德二十四年（1871年）秋九月，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等奏称：“原前沿边关隘，各设屯堡，所以诘奸也。嗣以堡兵多病，而边陲无事，故量行撤减。”建议越南政府加强边境管理：“于应听其往来者，设立屯堡，就近束堡兵，设堡目，量给月饷，使之长往更守，凡径过，不拘清士，须有引票方许通行。”^③但是，直到八年后，这件事似乎还停留在议论上。嗣德三十二年（1879年）六月，越南政府还考虑：“至如本国原设关隘等处，应照嗣德二十八年议，何系穷僻者，遴土豪目二人充为堡长，率民把守，何系大路通衢者，派所在品官充为堡长，量拨兵勇住截，每堡给图记一颗，每隔三、四十里听留一堡，原有路径尽行截塞，凡行客往来，均听于堡上行走，毋得行径往来自由。”^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办法看来是难以实行的。

广西和越南的边界交接既多，管理又较宽松，这便为越桂形成特殊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法军侵略和吞并越南北圻时，就很自然地威胁到广西边界的安全，引起广西军民的切肤之痛和同仇之忤，成为广西军民援越抗法的地理基础。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卷 5 第 5~6 页 第 9 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卷 5 第 41 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45 第 12 页。

④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61 第 47 页。

第二节 血缘相通的民族关系

由于山水相连 疆界交接 就为越桂 含钦州 边民的往来提供了便利。乾隆年间曾有官员奏称：“粤西南境 地接交夷 土苗杂处，各边隘口 时有夷匪、汉奸潜出窜入 屡经设法查禁 而奸民出入如故。盖因商民出口贸易 并庸工觅食 俱乐隘口出入近便 又多娶有番妇 留恋往来 是以偷渡不能禁止。”虽然这封奏折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 把来往的边民诬蔑为“奸民”但也反映了两国人民来往频繁的情况。

越南于宋代建国后不久，就开始有了广西人民移居越南的历史记载。促成这种移民的原因很多 有被迫而去的 如因两国发生边境纠纷或战争而被越南军队掳掠回国；或被人贩子拐卖入越南；或因政权更替、起义失败 为逃避迫害而亡命越南 也有征战不归而流落越南的。但也不乏自愿入越的人 如商贩居留、庸工觅食以及少数民族迁徙等。当然 也不免会有盗匪窜扰 甚至一些强梁豪杰纠众入越称王称霸的情况。这种移民浪潮时断时续，时大时小。中法战争前夕 广西边境各地数以万计的农民起义军 因为遭到清朝大军的围攻追剿 被迫追随吴亚终、黄崇英、刘永福等头领退入越，1878年，清将李扬才又纠众反叛入越。这次移民浪潮人数众多 涉及面广 时间也长 对于越南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进一步密切了广西和越南边民的民族关系。

对于这些广西移民，越南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区别处置。

对于受到清军的追剿，同时也对越南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构成威胁的吴亚终、黄崇英、李扬才及嗣后的陆之平、李亚生等 越南政府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派出大军 并邀请清军入越进行长期的清剿。

1867年，广西农民起义军首领吴亚终从归顺率众败退入越。

春三月，越南政府即出兵配合清军攻剿。这场追剿持续将近 3 年，1869 年 吴亚终在北宁城下中弹受伤 后来病死在太原 部众纷纷投降。

黄崇英原为吴亚终部将 入越后脱离吴亚终独立活动 以河阳为根据地 势力发展很快。开始 黄崇英作出投降越南政府的姿态，越南政府虽然并不信任他 但因忙于追剿吴亚终 才暂时把他搁置一边 迟至 1869 年 才趁刘永福与黄崇英交战的机会 出兵配合黑旗军攻打黄崇英，仍未把他作为主要的清剿对象。

吴亚终死后，部众纷纷投降清军，但降将梁易很快又反戈复叛 并杀毙百余清兵后窜扰河阳 与黄崇英所部会合。这就引起了中越两国官军的注意 从而把黄崇英当作主要的追剿对象。战事从 1870 年开始 梁易很快就战死了 黄崇英却继续坚持战斗 他利用越南北圻的特殊地形，战败时四处窜匿，形势稍缓则又伺机再起。这样周旋了 6 年 才在 1875 年被中越两国官军及黑旗军联合剿灭。

李扬才原为清将 因不满官场倾轧 愤而于 1878 年纠合数千人反叛入越。他自称是越南李氏王朝的后裔 入越目的是要向阮氏王朝索回祖业 重建李氏王朝的统治。入越后 他派人四出联络各地的广西农军余部 数已逾万 声势很大。越南政府闻讯，一面派出官军和黑旗军前去抵敌，一面飞函向清政府请援 清政府派广西提督冯子材率领大军入越助剿 经过近一年的反复鏖战 才擒斩李扬才。

吴亚终、黄崇英、李扬才虽然已死 但他们的余部如陆之平、李亚生等仍散居越南北圻各地 继续与越南政府为敌 中越两国官军联合剿捕 直到中法战争爆发为止。

对于那些并不威胁到越南政府安危的一般起义群众、难民、游勇 越南政府的态度则比较宽容 根据不同情况尽量予以妥善的安置。

如对那些只是暂时流落异邦，却无意长期在越南居留的一般起义群众和难民，只要一有机会，越南政府都设法将他们遣返中国。

1869 年，冯子材应邀率军入越追剿吴亚终，越南政府便派员多次和他商议遣返事宜。越南史书记称：“初，冯帅招降诸匪，帝命武仲平商说，回轅之日，必尽带以归，毋遗我边患。”^① 这年八月，陆岸农军黄简、陈晚率众千余向冯子材请降，越王谕武仲平商冯帅，其已降愿回国者给米一方、钱二缗。九月，清国难民陈来纠合同帮向冯子材军效力，武仲平等请冯子材事平后将该帮等带回中国。十月，越南宣光省赞理陈廷肃、阮廷诗联名奏报越南政府，建议趁此机会将安顿在保胜的黑旗军遣返中国，以便收回保胜：“保胜财富可居之地，刘永福党伴类皆犷悍难制，去年径往兴辖与何均居争居，邀征商税，只欲居此为巢穴，将来基址已成，谅亦难于禁遏。请由三次总统山督阮伯仪商与子材，早饬回唐，庶乎边务可舒，而边民获蒙其福矣。”^② 翌年十月，越南政府派贡使赴中国，机密院臣拟撰问答辞时，还提及遣返事：“广西提督冯大人遵旨越境追剿，本国亦派师会办，吴亚终巨伙已剿绝，而该余党黄文英、苏国汉、刘永福、邓挽等辈，尚尔反复不常。曾承冯提督说谓何日还师，并将该等尽数带回，又差官分往催说饬遣回，使无遗碍。”^③

应该指出的是，越南政府虽然希望将上述广西移民遣返中国，但基本是根据对方的自愿，而避免使用强迫手段。因为清政府对待这些遣返归来人员还是比较严厉的：“如系真心悔罪，自拔来归，即饬令交界地方各官妥为收抚，不准携带军器……并饬各本籍地方官严加管束，毋令滋生事端。”^④ 因此，如果这些人不愿遣返，越南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43 第 4 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41 第 27 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43 第 18 页。

④ 《清穆宗实录》卷 366 第 843 页。

政府也不作催逼。如农军首领张觐邦入越之初曾向越南政府投降安置在高平省他在1867年跟随吴亚终重新起事年底又再归降越南政府：“降匪张觐邦复回高平省臣请许留居生理令随宜处置以免碍许之。”^①并给钱6000缗。第二年底张觐邦遂乞率团丁回清。对待刘永福也是这样：“团目刘永福回唐惧诛清留保胜营生寻复请从官军剿匪。”^②越南政府答应了他的要求准许刘永福和黑旗军不受干涉地居留在保胜。

由于越南政府采取这种宽容政策因此滞留在越南北圻的广西移民除了黑旗军外还有相当数量并有一些入越征战后被裁撤的士兵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原随冯提督散遣卒无所依归亦多附火实繁有徒。”^③这些人的结局一般是在北圻游荡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寻找各种机会返回中国在此期间难免不会做出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来。越南国王曾致函清政府提及此事：“中国荒徼游民侵扰臣国千百为群所至残害公私财产荡然一空……游棍哨勇，惯熟路程在者盘踞难除来者串通难遏。”^④在援越清军筹备抗法时其中部分人就应募投入清军营中 加入抗法行列 如陈世华、覃志成、李应光、李福良、李润、高岳嵩等数千人。

对于那些愿意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在越南入籍落户、安居乐业的广西移民越南政府则采取欢迎的态度给予他们合法的居留权利有的还得酌助生产资本。

1867年，入越广西农军头领邓志雄等向越南太原地方官乞降省臣阮有恬请酌给银钱立条约量分插俟成基址登籍受税。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37第4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43第5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43第18页。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中法战争》(二)第160~161页。

许之。^①另一头领苏国汉率部千余人向谅平地方官乞降 抚臣郑履亨以其情辞恭顺 请宽免前罪 给散党银钱 1200 两遣回 愿留者给六月粮 量地分插 愿留者 400 人 插于北谅之陆岸、安博间地，越帝许之。^②第二年 太原次臣范芝香奏区处降匪事宜 言周详麟、邓挽等真心向首 请假以八品百户衔 给予资本 以便开矿垦田。越帝曰：降党现在多了 300 余名 顺 量行分插 勿使蚊聚 并明立条约 要他出力遏绝外匪。^③十一月 越南政府给北边诸降人公本银，其中赵福案、赵福祯、隆思拨现数一百四十人 给化本银五百两 吴英、黎成美团丁共 800 人 给公本银 2600 两。^④1873 年春正月 统督黄佐炎奏邓志雄归顺察属真心 请许职衔从八百户 并给散丁银 1000 两、公本银 4000 两 插居于银山、野市、那宥、凭扣、福山、白通、通化、外辅等九处 随便生理。许之。^⑤第二年春正月 越南政府指示处置侨居广安海宁地方的钦州流民：“良者许留雇度 不良逐回原贯。”^⑥1874 年春三月 又命通饬诸地方 嗣凡清国平民有愿留居者 多则由帮长记册给票 少则由里长认实别悬。以清人侨寓 籍籍不明故也。^⑦又因居住在广安海宁府辖的潭河、河桧马斯、大田等处的中国流民未有一齐就抚，1879 年三月，“总督范富庶派委文进往 以利害晓谕之 流民各撤垒开栅受税。”^⑧

显然 越南政府的上述政策 必将促使众多的广西移民在越南北圻定居下来 逐渐入籍落户 成为旅越华侨的组成部分。

对于那些愿意靠拢越南政府 在平定内乱 抵御外侮中作出业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36 第 6 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36，第 8 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37 第 41 页。

④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39，第 37 页。

⑤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44 第 5 页。

⑥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46 第 4 页。

⑦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50 第 4 页。

⑧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59 第 19 页。

绩的广西移民 越南政府则给予信任和重用 除了许给他们合法的居留地 某些关卡的征税权以保证他们的活动地盘和粮饷供给外, 还量材录用, 封官赐爵, 使得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其中, 刘永福的经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刘永福祖居博白 生于防城 长在上思 因遭到天灾人祸 无法依靠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 只得投入农民军, 辗转成为吴亚终部将。在吴亚终失败前夕 刘永福产生了靠拢越南政府的念头: “刻下安南苗瑶造反 各霸一方 越国王家战则必败 无法以救百万生民。弟此去一探情形 意在为越王攻击苗瑶 事可为则为之 事不可为又见机而行耳!”^① 1867 年 刘永福率所部黑旗军进入越南。

入越之始, 刘永福就拒绝部下提出的偷袭越南苏街大圩的建议 而是归顺越南政府, “出首束为宣光团勇头目”取得合法地位。1868 年, 因为协助越南官军在陆安州击败为非作歹的白旗军, 杀死其酋盘文义 为此 越南政府赏给刘永福九品百户。1873 年 刘永福先是配合越南官军进攻黄崇英等股有功 被赏授 “权充兴化保胜防御使” 接着 因阵歼安邨 被赏授副领兵衔。1874 年 又因屡败黄崇英 擢升为正领兵。越南政府还决定在红河弛禁通商 正式准许黑旗军在保胜设关收税 以补军用。这年 越南政府还因需要 刘永福指挥四路大军进剿黄崇英, 授予他 “权充三宣军务副提督” 头衔。1879 年 因追剿李扬才有功 越南政府实授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 从而成为越南政府中的重要将领。据光绪九年统计 黑旗军将士约三千人 加上随军家属 总数逾万。

中法战争前夕 大量广西人民移居越南北圻 其中不少人定居下来 由于他们与广西军民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联系。在抗战战争中他们以广西籍人民和入越移民的双重身份参战, 并在作战中不断回国招募广西人民补充兵员, 从而为广西人民参加援越抗法战

^① 《中法战争》(一)第 188 页。

争提供了民族条件。

第三节 唇齿相依的政治关系

由于特别密切的地域关系和民族关系，使得广西和越南除发生一般的边务往来交涉外，还形成一种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特殊政治关系。在中法战争前夕，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突出地体现在两件事情上。

一是广西当局迎送越南贡使。

越南自丁氏王朝在宋朝建国之初，就向中国请封，从而开始了延续九百余年的中越宗藩关系。清朝取代明朝后，越南黎氏王朝向中国主动交回明朝所赐敕印，要求给予新的册封。康熙帝改封为安南国王。乾隆年间，阮光平推翻黎氏王朝，建立旧阮王朝，仍由清帝赐封安南国王。嘉庆年间，黎氏之甥阮福映称帝，建立新阮王朝，援例向清政府请封，受封为越南国王。

中越宗藩关系主要体现在封建二事上：即藩属国的每一位新君即位，都要得到宗主国的认可和册封，才算是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藩属国还须定期朝贡宗主国。清初是三年一贡，乾隆五十二年后改为两年一贡，四年两贡。光绪初年又改为四年一贡。由于广西爆发近边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贡路梗阻，越南于咸丰三年（1853年）遣使朝贡后，曾停贡3次，直到15年后才重新向中国派遣贡使，到中法战争前夕共5次；同治八年（1869年）由署清化布政使、实授翰林院直学士黎峻充正使，鸿胪寺少卿办理户部，升授鸿胪寺卿阮思儒充甲副使，兵部郎中改授侍读学士黄并充乙副使。同治十年（1871年）以署工部右侍郎兼管翰林院阮有立充正使，光禄寺少卿办理刑部事务范熙亮充甲副使，侍讲领按察使陈文准充乙副使。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署广义布政使潘仕倬改署礼部右侍郎充正使，侍读领河静管道何文并升授讲学士、员外郎领户部

郎中阮修改鸿胪寺少卿充甲乙副使。光绪三年(1877年)以光禄寺少卿充办阁务裴殷年加礼部右侍郎衔充正使,鸿胪寺卿林宏充甲副使侍讲学士黎吉充乙副使。光绪七年(1881年)以吏部右侍郎充办阁务阮述改授礼部衔充正使,侍读学士充史馆纂修陈庆沅改授鸿胪寺卿、兵部郎中阮欢改授侍读学士充甲乙副使。

越南贡使是取道广西前赴北京的。这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当时,算得上是一件惊官动府的大事。由于路途遥远,需时漫长,因此,在贡期前一年,广西左江道就预详督抚,檄传越南国王问取贡使入关日期,国王乃遣使并通事赍夹板公文投递左江道衙门。届期使臣恭递贡物至坡迭驿,向龙凭关都司具报。左江道即移驻太平府,示日启关。而新太副将先领官兵列队关上及把守隘口。左江道于启关前3日,率南宁、太平知府至宁明府驻扎。次日至受降城,又次日至幕府营,由幕府营至关口10里。是夜四更后发号鼓3通,各土司兵马齐集,护卫龙亭前至昭德台。左江道委官祭关门土神。事毕,龙凭都司禀领锁钥,擂鼓放炮,唱开关,发皇令旗3面,出关唤通事引越使恭奉表文及贡物入关,叩谒龙亭,其关外越人并罗拜。事毕,左江道与各官送龙亭旋升昭德台,越使叩谒,乃开柜验明贡物,封讫。左江道以花币赏入京进贡越官,次赏护贡回越。从以牛酒犒赏越官,越从与汉土官兵。凡进贡越官越从共21人,其中正使1人,赏镀金银花1对,重2两,大红云缎1端。副使2人,各赏镀金银花1对,重1两6钱,各大红云缎1端。通事官1人,赏银花1对,重1两2钱,大红云缎半端。行人4人,各赏银牌1面,重8钱,各红布一匹。从人13人,各赏银牌1面,重5钱,各红布半匹。其护贡之越官越从受赏出关,仍擂鼓放炮,唱开关,龙凭都司督守关门及各处隘口,3日后方撤。

这些贡物表文及越官越从名数,经申报督抚并檄令押贡文武官员各1人,一起由思明登舟,逐程交替至桂林,再由广西巡抚填给勘合,再由湖广、江西、山东等处水路进京,途中约需4个月。至

贡事既毕 贡使回国时 则由礼部题议差司宾序班伴送至广西 广西巡抚照例遣官伴送 太平知府启关验放。回国仪式仍照前接贡之例举行 文渊州越官具收领印结 通报督抚司道查考。^①

越南贡使进京，免不了要向中国有选择地通报越南国情和了解中国国情 如 1871 年越南贡使启程前，越南国王就命机密院为贡使代拟问答词授给，内容包括广西官军应邀入越援剿及法人动静等情况 而贡使返越后 越南政府也会向他们问及中国君、相及一些重要督抚的情况。在越南贡使的往返途中 接触最多的自然是负责迎来送往的广西各级官吏，沟通了解要较他省乃至中央部门的官吏更为便利 从而密切了广西和越南的政治关系。例如同光年间任广西巡抚的刘长佐 闻知刘永福的抗法业绩后 趁 越使过广西时 长佐曾囑其用永福以拒贼”^②。光绪八年正月 越南贡使阮述返国路过广西时，广西巡抚庆裕饬令暂为休息，并在接见待茶时，将阮述传进内署笔谈，向他通报法人侵越阴谋及中国政府筹划的援越抗法情况“告以法人诡譎性成 现接边报 无端添派兵船至越 居心叵测 不可不防。西省已饬统领边防各营黄提督酌派营勇出关 分布扼扎 为未雨绸缪之计 越国亦宜早图自强 勿堕法人术中 该使臣深以为然。奴才当今迅速回国转达该国王 熟思审处 防患于未然 以保境土 尤宣诸臻慎密 勿露其机 致法人得以借口，遂生变故 该使臣领悟而去。”^③

可见 广西作为越南入贡的进出口 随着越南政府在中法战争前夕的频繁入贡 就密切了广西和越南的特殊政治关系。

二是广西与越南的特殊政治关系 还体现在中法战争前夕 越南政府多次邀请广西当局派兵入越援剿并留驻边境一事上。

① 参看谢启昆《广西通志》卷 164 经政 14。

②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 205 页。

《中法战争》(五)第 101 页。

1867 年，广西农民起义军首领吴亚终在清军的追剿下，率众败退入越，盘踞于北圻的北宁、谅山、高平、太原、宣光等省，势力复张。越南政府虽然很快就派出官军前去追剿，却都损兵折将，败多胜少。1868 年 2 月，吴亚终等部袭破高平省城，执布政使阮文伟^③，扰谅山，败领兵官阮文亥。6 月，于诃护社毙北宁按察使尊室劼、副管奇潘文延。7 月，于谅山省结山屯杀署参知充参赞阮劼，领兵充副提督阮日成，掳统督范芝香。

被吴亚终等部弄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的越南政府，只得向中国告急请援。关于此事，越南史书只记为是北圻地方官向广西官府请援。如嗣德二十一年 1868 年 春正月，“兵部请由北督兼知谅平范芝香量派太次弁兵往谅山截剿，仍咨广西提督夹攻，庶得一举清夷。”^① 越南政府遂于二月指示范芝香：“可邀清国官兵速会剿收复。”^② 四月，“仍谕令统督范芝香咨会清国官兵协剿。”^③ 五月，“股匪扰谅山，命谅山省臣咨请广西太平府会剿。

但是，中国方面的记载，则指出向中国出面告急请援的是越南政府。如徐延旭在《越南世系沿革》一书中指出：同治七年 1868 年 春，越南国王“咨乞广西巡抚苏凤文代奏，请兵援救。上命提督冯子材率三十营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员名进攻。”^⑤ 徐延旭在这里可能把时间记错了，因为清政府迟至是年十月才有旨提及越南国王告急请援事：“苏凤文奏，接据越南国王咨文，派兵协剿各等情。逆匪吴亚终勾结越南降匪谢静川等凭险抗拒，势甚披猖。前谕苏凤文等迅督官军会合夷兵夹剿，克期殄灭。兹览越南国王咨文，是其待援情形实为迫切。该国久列藩封，恭顺有加，乃任内地匪党扰及

①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38 第 4 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38 第 12 页。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38 第 21~22 页。

④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 38 第 44 页。

⑤ 《中法战争》(一)第 51 页。